劉向說苑

一之五

姚彥侍校宋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苑新叙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采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已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夫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913709-1

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罍彝尊爵皆是也及其旣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罍彝尊爵罍彝尊爵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道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禨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即韓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

聖人之論其亦負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
間館閣諸各七一曰其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惠叔曰
同姓之卿欲彊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
信讒遂入秦不反離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眷眷
於存君興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
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
方用事尊顯持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逐誅
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奏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
至亡國弑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
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曾批其逆鱗者
是亦豈得已者之爲使肯枉已則子政以彼其才稍
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迺與其所謂三
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蓋獨
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
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弟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
之旨卒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
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

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雖于政之書時爲雅馴令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竄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譌習謬使于政之心不白於天下𩔖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

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辨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新城楊以漟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向著　新城楊以漟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

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

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洩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

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

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

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

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

國人之惡。是以不亂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乎。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者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不穀不

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

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
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
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
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
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
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
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
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
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
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
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
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
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

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溢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

宇內三年歲豐政平。籍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脅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脅有疾，傳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

於釋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者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

之釁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
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
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
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
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蔞圃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
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
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
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
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
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
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
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
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
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諸大夫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

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肯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畏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
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
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
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
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
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畏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
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一終

說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
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
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
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
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
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顔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餓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忌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

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
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
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
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
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
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
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
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
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
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
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
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眾取去
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

不害於身通於國家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智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

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

也翟黃迮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
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
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
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
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
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
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
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
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
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
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網者望子
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
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
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
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
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游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

說苑二

舉而於齊是完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
親氏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
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
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
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
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說異日與
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
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說夫奚之言彼類聖人
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
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
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
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
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
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
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
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

也今君處佐虞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

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
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
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
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
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
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
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

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
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
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
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
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
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
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

能不聽遂滅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

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與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遜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甚不見其寵君賜之辭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二終

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二終

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
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
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
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
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
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
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
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
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
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
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
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
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
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
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
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甘畢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

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
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
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
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
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
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
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

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
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
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
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
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
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
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

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

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稺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

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
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
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
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
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
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
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
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茂越

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
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
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
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
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
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
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
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
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

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鋭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問何謂

易行一性止濡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劒孔子曰非此
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
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
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
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
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
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
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
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
内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
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
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
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壊必先矣樹本淺根
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
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

歎應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敎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

之老臣也、公曰酉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君刑天、昔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滯宮室以妨人宰、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說苑卷三終

說苑卷第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說苑卷三終

說苑卷第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

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

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

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
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讒誅
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
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
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
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
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
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
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
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
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
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
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
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
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
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
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
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
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
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
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
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
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
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
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使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
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
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
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
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
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
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
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

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
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
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
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
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
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
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

士不見顧皆曰遭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趙簡子以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四終

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

雖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
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

說苑卷四終

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
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
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
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

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絶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眞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刀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

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昔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

辠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驅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王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幷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幷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孟簡子曰、門

下使者有三千餘人寗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
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
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
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寗仲上車曰嗟乎我窮必
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
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
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
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
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
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
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
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
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
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鬭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
也行須臾之怒而鬭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

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
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
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
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
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
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
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
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
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
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
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
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
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
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者襄子爲室美士茁夕晦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説苑卷第五

説苑卷五終

甲寅十月初十日校畢　鹿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苑 六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413210 v.2

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誠恥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
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
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
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
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
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
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不
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
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
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
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介子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

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

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其爲樓陽侯將襲其樂錄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

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得敢死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李侯。

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戟刻木為矛矢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
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
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
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
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
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
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朐再拜
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
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
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
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覺之

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係桑下之餓人也還鬭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賜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祖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

紲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

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垂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

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幷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將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

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故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忿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自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寧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寧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爲獻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螺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郄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是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

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抶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

也有漸以至焉

説苑卷六終

説苑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

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

說苑卷六終

說苑卷七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上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

政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幷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

辨謪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

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

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

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

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
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
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
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
至又善為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
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
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以致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敎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

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

也屬託行貨賂至幷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絜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

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脩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

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槖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槖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愼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嚾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嚾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嚾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

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可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鄉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奢侈、塗里之間、羅門之羅、牧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牧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說苑卷七終

說苑卷第七

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

說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

屠與乳管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驕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紲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産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其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一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

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强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亂、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綿

縣之舊矣。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嶸，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

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

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家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

說苑　卷八

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

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鋭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鋭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

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髠曰，古者有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矣。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粟，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

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

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
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
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
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
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
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
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
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
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
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
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
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
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
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
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
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回十萬之師擅

斧鉞之誅。愼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

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

哉。

禍國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人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召而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

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矣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

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僚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
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
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
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
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
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
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
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
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
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

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
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
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
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
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
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
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八終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
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
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
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
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
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
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

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八終

說苑卷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

因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
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
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
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
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
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
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
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
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
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
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
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
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

好道者多羣。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

木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

之不用也。明日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一本作棫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

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沬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

權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
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
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
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
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
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
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

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
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
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
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
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
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色一作）加諸寡
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

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

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之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簵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丹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荊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

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

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
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
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
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
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
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

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入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剄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

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

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
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
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
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
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
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
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

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
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
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
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
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
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
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

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
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
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
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
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
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
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
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
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
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
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
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
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
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
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
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
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
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
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
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
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
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
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
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
縷之綈、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
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
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說苑卷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

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于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作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逭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
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
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
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内失
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
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强國富又得霸者之餘
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
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
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
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戄然大恐
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
諸侯國家内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
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强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誼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綺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曉人者仁乎。觀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三偶則式。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湍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
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
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
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
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
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
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
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
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
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
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
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
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

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

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彊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當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
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
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諫者窮辱之舍
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
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
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
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
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

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
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
以臨國家何况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
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
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
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寛以靜思此
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福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
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
並出有與天滑者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
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
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
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
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
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

閭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衛君問曰機汜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沖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第十

說苑卷十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苑 十一之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

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

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夫
壽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
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
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
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
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由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
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
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
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
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
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
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
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

身逢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
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
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
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
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
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
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
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
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
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
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
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廊廟之上若臣等
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鍼而入不因鍼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

巢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
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
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
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
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
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劒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
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
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
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
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
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
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
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
士行乎。昔者荊為長劒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而遂傑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
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

狐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闘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懼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

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
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
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
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𦽅芘張翠蓋而檢犀尾
班麗袿衽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
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
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
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
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
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
晳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
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
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
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
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
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
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
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
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
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
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
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

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
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晳曰。吾
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
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
使事畢。坐談話。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
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
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

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欒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柰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游宦者不得人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閒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者夫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

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

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陶邑懼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二終

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十一終

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

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遇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懼也願請楚君曰爲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頸頓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
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

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孼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

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

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眾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主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欲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巳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踦𨇾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
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
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
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
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
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
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
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
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
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
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
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敎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

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
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
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
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
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
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
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
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
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
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
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
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
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
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

之年耳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梠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强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强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

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卷終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卷終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眾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

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偝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曰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

此哉竊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户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禍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憂、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丰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為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為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

其過故與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遂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

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殪兵也上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鄟澤靈公未喋血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擠之靈公怒欲友趙王孫商曰君欲友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 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友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友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佗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疏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覺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嘷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郤、吾涉而從子、子上郤、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

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

欲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
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
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
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
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
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
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
何與之爭封、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
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
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
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
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十三終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

則不肯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道、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巳時也。季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
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
棄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
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諸
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思、不忍戰百姓、故事
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
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
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
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
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鬭兵
罷殺士衆而已也、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
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
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
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
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
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逍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因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

及夫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
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而有慙色、久之曰、令
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
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
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
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
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
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

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
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
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
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
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
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
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
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

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寺人瘠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察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

諸侯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着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

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招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
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
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
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
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
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
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
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
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
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

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謂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

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四終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劒利倡優拙夫劒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

說苑卷十四終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

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

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

強楚師大敗擄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為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為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

立則杖重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
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
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錢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
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
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
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
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
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

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畢其衆練
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
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
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
刃陷陣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
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
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具，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黄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尨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閶不及鞈，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

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

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

而無功、王罷卒寇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式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
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
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
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
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
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
析以威侯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
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
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
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
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
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
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

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
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
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
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
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
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
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
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
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
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
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
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
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
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湍生藉筆績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唐周公卯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五終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

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唐周公仰視
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五終

說苑卷十六

說叢

了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

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疏則害失衆則敗

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廪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

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為全也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棄而為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淺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為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濟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

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貌雖醜言必治時在應之為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為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

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
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
無從蠹蝝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
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
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
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
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
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
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生
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

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踒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禍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
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
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圖禍之門直而
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
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
恐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智者莫
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
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
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
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
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
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
事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由德義在前用兵在後

新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
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衆其無蓄藏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
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
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聲下士得官以死
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
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
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
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
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
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
從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
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
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氷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

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

口則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
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
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
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
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漁者濡逐獸者
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
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
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
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克
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
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
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

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愼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旣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為取也不知與之為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為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為鼓也惠施

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得而寡失簡繇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猨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鶩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第十六

說苑卷十六終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苑

十七之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ROC

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任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齊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

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為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

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遰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

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者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為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

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趍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説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説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説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敎慮亦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

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鱣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强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彊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

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

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

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

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

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檃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渒渒、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

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顔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旣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

愼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

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如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

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
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
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
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
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
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
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
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
也曰夫山巃嵸纍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
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
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
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
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
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
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

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精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遽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

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惟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效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七終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旣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旣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

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
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
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
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
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
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
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
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
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
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荄皆發
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
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
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
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
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吉者有主四

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由林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

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

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晏子曰能今旦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鶩昔吾見維星絶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鶩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塡也惟塡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

不畏强禦也故刼殺社而不爲驚璽出天王而不爲
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
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
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
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
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
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
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
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
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
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
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
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
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

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

儀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為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

帝梧桐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
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
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
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
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
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
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
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
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
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民得
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
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
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
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
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
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

說苑 卷十八 廿

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

史嚚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兒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為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是

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宜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旣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

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不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為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頁至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
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
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
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
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
生蒺藜平公曰今為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
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
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
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
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
蝱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
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
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
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
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

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
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然從之而
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
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
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
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
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
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
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
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
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
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
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
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
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

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

商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八終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
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
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
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
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

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胄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彊足以拒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修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

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屬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

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三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三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二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大）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正而各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香（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

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
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
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贄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
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
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
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
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
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
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
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
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
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
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
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
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
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

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illegible]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illegible]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群

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夭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禀土穀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賵賻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

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柰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

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墳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

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為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眾、童子擊鼓苣火、入宮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為也齋三日
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僾然若有見乎其
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
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
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
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三歲一祫五年一禘
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
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

方與未登惛惛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
之誠也四方之取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
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
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
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
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
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褱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權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

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黄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谿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黄鍾之宫適合黄鍾之宫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宫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月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黄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

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鞉鼓控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酳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

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

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聞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說苑卷十九終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

說苑卷十九終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

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鬬之患起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偽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敎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

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
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
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
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
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
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
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
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
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
係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
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
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
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
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
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
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
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

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

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
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
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
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
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
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
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
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
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
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
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
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
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枝陛下亡徵
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
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
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
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

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閒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疏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

在右光照左坐有項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愀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布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
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
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
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
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
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
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
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
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
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
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
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
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
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
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
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

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

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
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
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
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
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
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
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
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
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
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
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
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
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

覩之及壯發書著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
不窮窮不可服士不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
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
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
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
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
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
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也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

髮遂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第二十　鄉貢進士直學胡[illegible]之斯校

述古堂[illegible]錢[illegible]所藏[illegible]徐圻

咸淳乙丑木[illegible]　述古[illegible]錢[illegible]李士[illegible]命[illegible]

右劉向說苑二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崇文書目祇存五卷餘並亡後曾子固校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卷而爲之序大略謂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不當於理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又謂其御物者多自爲者少所論過刻誠有如何氏所議但其所采春秋時事亦實多牴牾如謂咎犯以樂見晉平公石乞侍坐於屈建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孔子使人往觀

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上書求見王伯厚已斥其謬紀之誤見困學紀聞不惟此也其言楚昭王問太史州犂辟武子讒[illegible]伋子叔向聞殺萇宏左史倚相諫楚莊王皆前後不同時又以狐突自殺在獻公卒時舟之僑作龍蛇詩同介子綏羊舌虎爲善樂逢當是欒逞字譌皆與左傳不合而言[illegible]事全同史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誅[illegible]天下以[illegible]自合之諫罷見王公爵又盧生侯生既亡後得侯生侯生歷數始皇過失始皇默然遂釋不誅見說苑反質篇俱與史記大異向距漢初不遠必非無據而爲此說[illegible]表之以廣井魚之聽矣此書自曾氏校正後頗無殘缺今叢書本間有以上下章誤合爲一者亦祇略爲乙正未另編次汝上王謨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